

增補宋元學案

冊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宋元學案卷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下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稱事爲制乎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稱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于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于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

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存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鄉鄣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于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

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
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
私交務于儲餘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
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
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
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
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
有常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
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殘耗竭
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
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
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
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奪人人求厭
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
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
數施爲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
中

百家謹案先生所上神宗陳治法十事觀其文彩似乎不足案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至誠之流露也此真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用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于濂溪卽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

明道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云顙每日嘗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

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一日神宗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容

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

熙寧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數清寔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梓材謹案原本有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與神宗問安石之學二條今移入荆公新學略

王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

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閒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孔子爲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先生謂學者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開放不開放只是守開又近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于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梓材謹案前二語梨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語錄以足之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有害習忘可

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心也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數墨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溢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民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又曰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范淳夫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條作陳忠肅公瓚嘗作責沈文送其姪
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至自是以來嘗以寡
陋自愧一大段今以其文與陳鄒諸儒學案複出以其前三十
六字併入了齋附錄而僅留范公二語于此

邵伯溫曰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
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于府旣罷謂康公之子
兵部宗師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
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
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
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
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
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旣而二
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
相調護協濟于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
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年四十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劉左司曰誠意積于中者旣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

政上下響應補

震澤記善錄曰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

將補

呂氏童蒙訓曰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不同者皆私心也至

于公則不然補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

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

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

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補

又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

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

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于

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案程氏答張氏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爲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

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內外兩忘無

事則定定則明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皆老佛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于易誤解也梓材案謝山注云蓋指无思无爲諸語子思雖漸失古人體統然猶

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爲本以勞謙爲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豫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爲應世其偶可爲者則爲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于邱山至于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爲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爲己責也嗟夫未有自坐老佛病處而辯老佛以明聖人之道者也

補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補

胡敬齋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于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言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公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羅整庵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于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唐一庵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倫務于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生日用而非淺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疏足以占王道之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百家謹案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于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

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自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懵懂失向沿門乞火者便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于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于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于先生而不容于安石之褊拗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

明道學侶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明道門人

濂溪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廬山先生酢

別爲廬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荆門先生仲良

承議劉先生立之

學士朱先生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尚書邢和叔恕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明道私淑

靳先生裁之

靳裁之穎昌人少聞伊洛程氏之學胡文定入太學時以師事之參

姓譜

靳先生語

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補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靳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明道續傳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